

70年前的北京市陶瓷厂宿舍在改造之前,最小的户型放不下一张饭桌

“咱那6平方米,现在变成大房子了”

本报记者 赖志凯 沙剑青

暑期的京城热浪蒸腾。北京市海淀区安宁庄后街13号院,却是另一番光景——红毯从巷口一路铺到楼门,花篮沿路排开,老邻居们换上平时舍不得穿的衣裳,像过年一样互相拱手道喜。

钥匙递到手里的那一刻,68岁的退休陶瓷厂女工刘秀英摸了好一阵,钥匙齿硌着指腹,微微发疼。“以前总听人说‘安居乐业’,住了几十年没明白啥意思,今天算是真知道了。”她抬头望了望眼前这栋浅米色的7层新楼,窗明几净,电梯门锃亮,恍如隔世。

就在两年前,这里还是另一副模样。

“妈,咱家何时能有自己的厕所?”

“你们现在年轻人想象不出来,6平方米有多大?”带着记者往新房里走,刘秀英边走边比画,“摆一张单人床,再塞一个衣柜,人站的地方就没有了。转个身,胳膊肘能撞到两面墙。”

13号院是20世纪50年代北京市陶瓷厂的职工宿舍。当年能住进筒子楼,算得上是“体面”;可大半个世纪过去,这份体面早已风化剥落。墙体开裂、管线老化、冬天四壁透风、夏天屋顶漏雨,楼道里杂物堆得只容一人侧身通过,头顶电线垂下来,像一张灰扑扑的蜘蛛网。

最让刘秀英难为情的是上厕所。全楼只有一个公共水房和一个旱厕,清晨排队是日常。“冬天裹着棉袄,踩着拖鞋往外跑,回来腿都冻僵了。”她摇着头,“闺女小时候问我,妈,咱家啥时候能有自己的厕所?我答不上来。”

在13号院,235户居民过着差不多的日

阅读提示

不是把人赶走,而是让人留下;不是推倒重来,而是蝶变新生。安宁庄后街13号院的235户人家,在这个夏天,终于等到了属于他们的答案。

子。户型最大不过59.2平方米,最小的只有6.85平方米——狭小到连一张正经饭桌都摆不下。邻里之间没有秘密,谁家吵架、谁家孩子哭、谁家来了亲戚,隔着薄薄的板壁听得一清二楚。

“不是说没想过改善,是不敢想。”75岁的李德顺在院里住了整整50年。他告诉记者,过去这些年,大家也听过“拆迁”“腾退”的说法,可最后都不了了之。“有的老街坊等不及了,搬走了;有的走了又回来,说外面住不惯。这里再破,也是家。”

没有一个钉子户,没有一户被落下

转机出现在2021年。

北京市老旧小区改造政策出台后,产权单位金隅集团将13号院申报纳入第二批综合整治计划。可摸底调查一做,工作人员倒吸一口凉气——小区里情况太复杂了。南侧的向阳楼住户早年通过房改拿到了产权,属于“有房户”;而北区的简易楼、平房住户至今仍是“租户”身份。改造的钱怎么出?改完房子算谁的?诉求完全不一样,利益像一团乱麻。

“没有现成答案,只能坐下来一户一户谈。”项目指挥部工作人员张建明回忆起那段日子,苦笑了一下,“我们不是去‘做工作’,是去‘听牢骚’——听完了,再想办法。”

最难的是出资方案。如果按面积比例分摊,6.85平方米的小户型根本出不起;如果所有住户一碗水端平,大户型的居民又觉得吃

亏。前后改了十几版方案,开了几十场居民议事会,有的人家工作人员去了七八趟。

“有一户老两口,最担心的不是钱,是院子里那棵老槐树。”张建明说,那棵树是当年建厂时栽下的,老太太在树下看了40年的孩子,“我们说树不动,还给你留着,她才点了头。”

还有人怕办不下房产证。住了大半辈子公房,突然说要变成产权户,有人高兴,有人不敢相信。工作人员把政策掰开揉碎地讲,甚至请来律师现场答疑。“后来我们承诺:办证全程免费代办,不用居民跑一趟腿。这句话说出来,好多人的心才放下。”

2023年9月25日,北区235户居民实现100%签约。没有一个钉子户,没有一户被落下。

“这个数字不是逼出来的,是谈出来的。”张建明说这话时,声音不高,但语气很笃定。

原地搬新家,老街坊一个都没少

签约只是纸上落笔,真正的硬仗在后面。

2024年7月项目动工,2025年5月主体结构封顶,2026年3月竣工备案——从拆到建,不到两年时间。235户居民暂时外迁周转,改造期间没有一户提出不再回来。

新落成的楼房里,每户都是独立成套,明厨明卫,电梯直达。过去在楼道里支炉子做饭的邻居,如今有了各自的灶台;过去冬天裹着棉袄往外跑的日子,一去不复返。

更让居民踏实的是身份之变——从“承



具身智能开启商业服务场景

8月26日,在合肥市罍街一家“具身智能机器人小店”,机器人从货架上抓取商品。

8月26日,由合肥国先控股有限公司和合肥零次方机器人有限公司共同推动落地的4家“具身智能机器人小店”在安徽省合肥市多个文旅和商业街区正式开业。在约15平方米的小店里,只有一台轮式人形机器人“营业员”,顾客下单后,机器人能够自动完成商品识别、抓取和递送,把具身智能机器人的感知、决策和执行能力呈现在日常消费环节中。

据介绍,这4家小店不仅是零售空间,更是机器人走向规模化应用的重要实践场景。开业后,这些小店将常态化服务市民游客。

新华社记者 周牧 摄

“有医说医”的基层实践

本报记者 张宝 本报通讯员 刘雨昕

日前,一支由73名天津大学“有医说医”实践队成员组成的队伍,携带“心律卫士”冠心病智能筛查设备从校园出发,开启了为期6天的特别行程。他们的足迹遍布天津市10个区的28个社区与村庄,目标只有一个:把专业的健康知识与服务,送到最需要的人身边。

在首站南开区天大六村的活动室里,气氛比室外更加热烈。队员王博季搬出心肺复苏模型人,开始演示海姆立克急救法。考虑到现场有不少独居老人,他特意放慢了语速:“大家记住,如果有一个人在家突然被异物卡喉,就用这个自救法——拳头抵住上腹部,借助椅背或桌沿,用力向内、向上冲击。”讲解结束后的实操环节,一位大爷主动上前,在队员手把手指导下反复练习发力点,“以前在电视上看过,今天自己比画了一遍,心里总算有底了。”

在和平区犀地社区,队员们支起临时讲台,开起了“智能手机课堂”。从预约挂号、医保查询到移动支付,老人们学得认真。科普之外,细致的检测服务同步展开。在颐百年养老院,队员陶安琪、张轩分工协作,血糖血压测量与“心律卫士”冠心病早期筛查有序进行。面对听力衰退的老人,队员们俯身凑近,放慢语速;遇到行动不便者,则主动起身靠近,轻声安抚。每一项检测结果都被认真记录,并附上个性化的健康建议。

服务的同时,调研也在深入。在静海区陈官屯镇吕官屯村,村干部告诉队员,村里有的老人怕花钱,身体不适只买止疼片扛着,连免费体检都抗拒,“就怕查出病来增加开销”。更令人揪心的是,年轻人大多外出务工,老人突发疾病时如果联系不上子女,最佳救治时间就会在等待中流逝。

在东柳木村,村医讲起人工智能问诊带来的新困扰:常有老人拿着短视频或人工智能问答截图来要求开药,甚至自行停掉降压药,最大的担忧是老人将人工智能结论视为“确诊”,从而耽误正规治疗。而在犀地社区,一位老人的期盼朴素而真切:“家里没人,突然难受了,要是智能设备能一键联系社区或孩子,那就特别方便。”

57份访谈稿,1400余份调研问卷——队员们带回的不仅是数据,更是一个个家庭的期盼与基层医疗最真实的痛点。实践总结时,队员陶安琪感慨道:“看着爷爷奶奶们期盼的眼神,我们才真正明白,‘最后一公里’不光是技术和设备的问题,更是人是否到位的问题。这些声音时刻提醒我们,技术进步的同时,服务必须更有温度。”

重庆实体文旅场景将迎来机器人“员工”

本报讯(记者蒋蕊)近日,北京亦庄机器人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与重庆新智文旅有限公司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重点推进具身智能机器人全面融入重庆的景区、游轮、酒店、文创演艺等多元场景。

重庆拥有景区、长江游轮、高端酒店、文创演艺等多元化的实体文旅场景,北京亦庄是机器人产业的技术与创新高地。双方将围绕场景共建、技术赋能、品牌共创与市场共拓,深化跨区域产业协作,构建智能化文旅服务新标杆。

依托重庆丰富的实景测试土壤与亦庄机器人的核心技术,双方将打造专属的智慧文旅产品解决方案,并在西南地区打磨出标志性、可复制、可推广的巴蜀智慧文旅标杆案例。此次合作也是双方深入落实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部署、推动“机器人+文旅”深度融合发展的关键举措。

作为产业组织者与生态构建者,亦庄机器人公司近年来在智能化场景落地方面成效显著。公司在北京亦庄打造的机器人4S店、机器人餐厅等项目,已成为贯穿技术创新到市场应用的新型范式。

就业孵化基地助力社区居民就业

本报讯(记者郜亚章 通讯员杨金峰)“如今我不外出务工,既能灵活就业增收,又能兼顾家庭。”内蒙古巴林右旗赛罕街道山丹社区居民李女士说,她此前没有稳定工作,收入缺乏保障。如今,当地对接了眼睫毛生产厂家,李女士在家门口就能参与眼睫毛手工加工,岗位时间灵活,利用碎片时间创收,实现就业顾家两不误。

山丹社区是赛罕街道规模较大的社区,人口结构多元,从2024年开始,当地依托网格化常态化走访摸排,建立了详细的未就业人员信息台账,摸清了居民的岗位需求,设立了就业孵化基地,帮助就业困难人员就近就近就业。

在巴林右旗总工会的协助下,就业孵化基地通过理论知识、实操培训,构建起了“技能培训—实操锻炼—岗位匹配—稳定就业”的全链条闭环就业服务体系。同时,合作企业无偿提供原材料,订单回收产品,计件支付薪酬,实现零成本学校技能促就业,让就业需求人员想学有渠道、学成有岗位、就业促增收。

江西婺源民宿的“乡愁经济学”



游客在婺源县“俞家”民宿内休闲(8月26日摄)。

近年来,江西婺源将诗意田园与乡愁文化深度融合,被众多游客誉为“梦里老家”。这里不仅完好保存了徽风赣韵,更探索出一条“古宅生金”的绿色发展之路。如今,依托2个5A级景区、12个4A级景区的全域旅游格局,全县乡村民宿已发展至1300余家,通过资源分红、景区务工、自主创业等多元模式,旅游产业直接带动从业者突破8万人,让大量村民在家门口端上了“旅游饭碗”。

从“保护古建”到“活化利用”,婺源将乡愁化作可观可感的诗意栖居,使千年古村落绿色发展中焕发新生。

新华社记者 胡晨欢 摄

3万余名“景漂”创客聚集在“造梦工厂”,4500多个独立陶瓷品牌在此孵化

陶溪川的日历上,“旺季”两个字一直在

本报记者 吴锋思 本报通讯员 方宏飞

有人说,江西景德镇陶溪川的日历上,撕不掉“旺季”这两个字。

白天,游客穿行在由老瓷厂改造的红砖厂房之间,在艺术家驻场空间里看匠人拉坯,在创意集市上淘一只独一无二的茶杯。而当夜幕降临,灯光点亮整个街区,陶溪川便切换成另一种面貌——上千个白色帐篷摊位次第铺开,年轻的面孔在摊位后忙碌,向大家展示自己的作品。

这里是景区,更是“梦区”。3万余名“景漂”创客把这里当作创业的起点。4500多个独立陶瓷品牌在陶溪川孵化,98%的创业孵化成功率,让这座千年瓷都成为年轻创业者的“造梦工厂”。

在一次次失败里,开出艺术的花

第一次见到陈赛杰,是在陶溪川窑空间的一个小店里。墙上挂着他妻子创作的“超级宝贝”系列——圆脸的脸蛋、大大的耳朵,歪着头眯了眼,让人忍不住停下脚步。

“这些都是我儿子的模样。”陈赛杰说。

2011年,陈赛杰考上景德镇陶瓷大学雕塑系。大二那年,他就和同学合伙注册了一个工作室,一间小屋,白天做坯,晚上烧窑。最拮据的时候,买泥巴的钱都要掰着指头算。

转折发生在2020年。这一年他的儿子“叨叨”出生了。有一天晚上他蹲在床边看儿子熟睡,小小的身体蜷成一团,忽然觉得心里有什么东西被捏住了——冲进工作室,抓起一团泥,捏出了人生中第一个“超级宝贝”。

也正是在那一年,陶溪川创意集市刚起步,陈赛杰成了第一批入驻者。

作品被抢购一空,新的难题却紧随而至。“生产跟不上,”他说,“特别拮据,当时想买一个小电窑,就2800元,但就是没有余钱。”

最困难的时候,陶溪川创客工会找到了他。“帮我办理了20万元的贴息贷款,解了燃眉之急。”陈赛杰说。靠着工会搭的这座桥,他添了设备,招了学徒。从一个人揉泥拉坯,变成了带着团队一起干。从周末摆摊的“临时工”,成了陶溪川“窑空间”的常驻店主。

如今,陈赛杰已是陶溪川创客中颇有名气的“前辈”。他经常受邀给新来的年轻创客们讲课分享,聊自己踩过的坑、走过的路。

寻找属于自己的“舞台”

和从浙江孤身一人来到景德镇的陈赛杰不同,艾孟娟是江西抚州人,她从小对陶瓷就不陌生。“我家很多亲戚是做陶瓷的。”艾孟娟说,“加上我在景德镇陶瓷大学读的陶瓷材料专业,就想着能够做出一件自己的东西来。”

2015年大学毕业后,艾孟娟开始了摆摊创作的日子,“当时我一个人天天到广场上去

摆地摊。那时候景德镇游客没有现在多,我自己也不懂怎么经营。”

2020年,她听朋友说起陶溪川,就过来看看。走进创意集市的那一刻,她愣住了。“我当时觉得大家都好厉害啊,很有创意。”艾孟娟回忆道,“同样是做陶瓷,人家的作品有想法、有风格,一下就给了我特别大的启发。”

那次看完集市,她心里有了方向——不再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就做茶具。每一把壶、每一只杯都反复打磨,那些线条简洁、釉色温润的茶具,吸引了不少游客的目光。

陶溪川创客工会也注意到了这个专注的年轻人。没有多余的手续,工会帮她申请了贴息贷款,缓解了创业初期的资金压力;还提供免费的知识产权登记服务,帮她保护自己的原创设计。最让艾孟娟觉得踏实的是,工会经常组织创客之间的交流分享,“遇到不懂的就去问,身边的同行都愿意帮,特别有归属感”。

不久后,受陶溪川负责人邀请,2021年,艾孟娟正式入驻“窑空间”,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小店摊。她的茶具作品陈列在架子上,不少客人慕名而来。

勇敢走出“舒适圈”

在满眼陶瓷的陶溪川创意集市里,吴昊的店铺里摆满的全是木制品。戒指、木勺、台灯,每件都被打磨得温润光滑,纹理分明。

“我学广告设计的。”吴昊笑着说,“但就